# 主领总结

**——张晗**

2022年的巢湖考察始于今年3月，原本的主领是许波，当时我做他的财务副领，罗迪做考察副领，校媛做队记。许波和我都去过20年的巢湖考察，所以比较熟悉情况；罗迪之前没有考察的经验，但因为很有兴趣而直接做的考察副领；校媛这学期课很多，平时比较忙，做队记可能压力没那么大（她的说法好像是：做队记如果鸽了也没事？）。然后由于领队组人手不足，装备副领是找了两个萌新，陈童铃和熊苗苗一起来做，也算是一种培养萌新的好方法。队员选拔方式还是研讨表现加训练打卡。

图表 1 “清明”团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领 | 考察副领 | 财务副领 | 装备副领 | 队记 | 队医 |  | 队员 |  |  | |
| 许波 | 罗迪 | 张晗 | 陈童铃、熊苗苗 | 校媛 | 林嘉滢 | 刘会凌 | 闫慧坤 | 王可 | | 冯婉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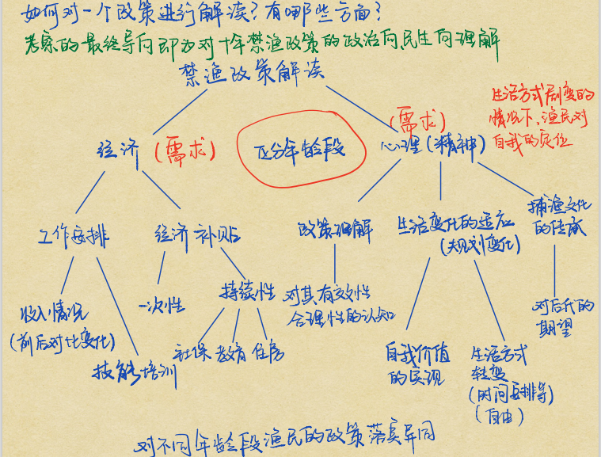
波哥为我们整个考察定好了基调，做足了前期的工作和后续的安排。

那时候他总会召集我们几个去在开全体会前，进行一次领队组会议，以确定目前的工作进度和后续准备的方向。这样的做法是十分有效的，可以在全体会议之前统一领队组，特别是主领和考察副领的思想，以更好地推进前期准备的进度，这也符合21年金寨考察的经验。

波哥特别强调要抓住“痛点”，一方面是要抓整个考察主题的重点，另一方面是要抓每次会议或者是每个阶段的重点。在确定考察主题时，一定要少而精，宁缺而毋滥，把一个主题做好、做深，这应该也是21年金寨考察的教训。所以这次我们定的主题其实就只有一个——做巢湖渔民的回访，而不像20年初访巢湖时外加了地质（尽管后来暑期加了地质和水质的内容，但也不作为重点）。而对于整个考察流程的每个阶段和对应的会议上，也一定要明确当前的主要目标，以把整个团队的注意力集中起来，而不是各想各的，没有统一的意识。

这道理说来简单，无非就是“重点论”的具体化，但要做好是不容易的。就针对科考活动来说，一定要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在这点上，小记姐（林嘉滢）曾经提过一个让每个副领写一下对前人“领队组总结”的总结的建议，但波哥之前没让我们写，暑期前期准备的时候因为事务比较多，所以也没让副领写了。最后可能还是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前人有经验，但我们仍然出了问题的情况，至少对于一些萌新副领来说，他们很可能不是很清楚自己要干嘛，这个时候主领的工作量就得激增了。

为了进一步确定主题，我们进行了踩点。在主观上，一是想要提前了解一些相关情况以完善考察主题（可以看作是一种小考察），二是便于确定考察路线，梳理行程。在客观上，巢湖离学校不远，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踩点任务，这是许多其它考察所不具备的条件。踩点的人员是波哥、罗迪、校媛和我。我们一是去到了20年去过的村子（温河新村和河口村）做了一些小访谈，有了些新收获；二是去了“地图上比较像退捕渔村”的村子进行走访，结果发现那里一户渔民也没有。最后我们是如何发现新的访谈地点（莲塘咀）的呢？——我们在公交车上带着失望返程时，遇到了一位退捕渔民，是她告诉我们的。只能说是运气太好，而不能作为一种有用的经验。这实际上暴露了踩点的一些问题，之后会一起说。而在最后看来，这次踩点最有效的收获还有一个，就是从巢湖边的告示牌上得到了“偷捕盗捕”的举报电话，我们顺着这个电话一级一级找到了禁捕办的薛科长，这位我们之后暑期考察的成功进行埋 下了伏笔。

在确定主题后，前期的准备工作主要就是围绕主题做访谈提纲，那时打算做渔民和政府两部分。还是总结金寨和20级巢湖考察的经验，我们只打算做访谈的提纲，而不再做问卷。一是由于我们的访谈对象大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他们不便自己填写，还是得由我们直接提问；二是以我们的走访方式，很难保证样本数足够来做量化分析。于是我们把重点就放在了提纲的制定上。大致流程是通过队员的调研，围绕主题形成初步的提纲稿，然后请人文学院的老师修改，有条件的话让她给我们讲一讲相关的问题。而为了培养队员的访谈能力，计划在学校周边对一些简单的社会问题开展一次“小访谈”。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清明出去的可能性很低，所以就把请老师修改问卷和“小访谈”延期了，政府的访谈提纲稿也没有完成。

图表 2 前期形成的主题（许波）

之后就到了确定延期的时候，领队组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于是做了个“应急预案”。在清明那个假期，我们在樱花坡（西图对面，车站旁边）办了个聚会，大致就是拿了协会的地垫和账灯，点了外卖，做点了游戏，算是一个告别吧。以后如何还要遇到活动出不去的情况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做个预案。

图表 3 延期宣言

后来活动就延到“五一”了。波哥因为要准备毕业，不能再做主领了；校媛因为那个时候学业太忙（聚会的时候还在西图写作业呢，催了好几遍才来），也不打算继续参与了；陈童玲和熊苗苗也离开了。领队组就剩下我和罗迪，队员也走了一半，坤（闫慧坤）、扁鹊（刘会凌）、小记姐都走了，只剩下王可和冯婉秋。john（岳翰）让我做了主领，然后来帮忙做财务和装备工作，罗迪继续做副领，我又找了王可做队记。最后在科考队外扩招，也只招到一个新队员。

图表 4 “五一”团队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领 | 考察副领 | 财务副领、装备副领 | 队记 | 队员 |  |
| 张晗 | 罗迪 | 岳翰 | 王可 | 魏贤昊 | 冯婉秋 |

那时的情况是很悲观的，因为其实我们谁都清楚，“五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就算能出去，这么少的人手也很难做出我们之前的预期结果——这是我最担忧的，毕竟我们前期花了很多的心血，我不想也不能这么随意地做一个交代。

但我们还是硬着头皮把活动继续推进了，因为这涉及到科考协会本学期活动规划的大局。这是疫情时代对协会的一个考验：作为一个以外出活动为最大亮点的学生社团，要如何应对随时可能重新爆发的疫情？——这是所有协会成员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而在“五一”期间，协会给出的答案，一是外出活动照常准备，二是举办校内活动——“定向越野”和“帐篷节”。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个答案是经得起考验的。“定向越野”和“帐篷节”的举行得很成功（记得小记姐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次“帐篷节”）；尽管“五一”的考察仍然要延期，但我们依旧把前期准备向前推进了一步，做了政府的访谈提纲，因为这是当时受防疫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最小的、最可行的一步。经过罗迪的提议，林林（韩懿林）和John的商议，决定延到暑期（他们正愁暑期没活动呢），于是“五一”巢湖考察也告一段落了。

暑期巢湖考察的规划是要和学校的“三下乡”结合起来的，活动的准备既要尊重协会的传统，也要符合“三下乡”的要求。

人员的安排上，这次“三下乡”的人数要求是5-10人，且需要找一位领队老师做指导。我们还是一样先确定领队组。我、罗迪和王可的身份不变，还缺财务副领和装备副领。先是找了校媛和大爷（于柠僮）来帮忙，但是他们由于暑期的各种事务脱不开身，所以最后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实地考察。因为校媛是现在科考队的财务，而且之前没做过财务副领，所以特意让她做了财副，而让大爷做装副。在队员的确定上，鉴于协会21年“三下乡”的教训，这次我们十分注重宣传工作，于是直接去宣传部拉了章筠珮和张雅雯，找了会摄影的黄伟业。然后找了圆桌（李卓远）来帮忙，让他做了队医和一些地质、水质方面的工作。接着是作为科考队装备副队，却没有参加过考察活动的刘学，他又拉来了黎若娴。出于人数限制的考虑，就让大爷歇着了，让刘学接替他做装副。最后为了培养新队员，也是为了在校媛不在场的情况下，财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就让黄伟业做了小财副，而让黎若娴做了小装副。

由于“三下乡”活动的人数限制，且“三下乡”活动的申报书要求提早确定人员名单，我们所有的人员就这样确定了，刚好10个人，这对于本次考察来说已经足够了，所以也就没再公开招募新队员。

（关于这个人员限制，后来林林告诉我其实可以和团委那边商量做下适当的调整，但因为那时申报书已经交上去了，所以觉得没有必要了）

图表 5 暑期队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领 | 考察副领 | 财务副领 | 装备副领 | 队记 | 队医 | 小财副 | 小装副 | 宣传 | 宣传 |
| 张晗 | 罗迪 | 校媛 | 刘学 | 王可 | 李卓远 | 黄伟业 | 黎若娴 | 张雅雯 | 章筠珮 |

关于领队老师，刚开始的想法是找人文学院的林爱兵老师，但尝试给她发了邮件，打了对应教秘的电话，都没有回应。于是又找了曾经的科考队队长王瑞标师兄，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帮我们修改申报材料、完成申报流程，回答我们的各种疑问，作为科考队的前辈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联系到了林爱兵老师（联系方式是通过直接去找她的办公室得到的），她为我们的访谈提纲设计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这两位老师对我们活动的悉心指导。

在前期准备上，我们先是请了john、波哥和阿飘（王平昊）他们和我们一起研讨，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基本确定了暑期巢湖“三下乡”以人文考察为主，以地质、水质为辅的方针。然后又组织了一次踩点，开了三次全体会议。

在训练上,除了正常的跑步打卡外，组织了三次集体锻炼（委托刘学安排的），分别是：攀岩体验、5千米跑和大蜀山夜观和徒步。攀岩训练得益于岩队队长卢庞垚的支持，以后可以经常找岩队联动；大蜀山夜观和徒步要感谢大侠（徐清浩）和康师傅（舒煜康）的带领，也算是一次和装备部的联动。

以后组织活动一定要注意多联动，把科考协会的各部门团结起来，不能让科考队的队员不知道别的部门在做些什么，我们先是科考协会的会员，然后才是科考队的队员。这也是让别的部门了解科考队的有效途径。

到此为止，算是终于把我们这次活动前期准备的整个流程梳理好了，一些能放在里面讲的问题已经提过了。接下来还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要单独来说。

1. **纪律问题**

这次考察我所犯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把纪律搞好。整个考察过程中，我都想要遵从党建设政治局面的目标，达到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活动氛围。但由于在前期活动中、研讨会议上，对纪律的强调不够，加上暑期比较轻松环境，事实上最终导致了一种比较散漫的自由主义氛围（虽然也不算很严重）。而且某主领（指自己）还不以身作则，居然在14号出发集合时迟到了25分钟！——简直是“罪大恶极”，火上浇油，该把他作为反面教材，引以为戒！~~（据他说这是因为自己闹钟定得太早了，5.30集合，定了个4点的闹钟，所以没把自己叫醒——这不是连起床都不会的傻瓜吗？）~~

之后我们在14号晚上的会议上重新思考了这一问题。一个团队的纪律究竟是由谁来决定的？如果是领队组或是主领，规定了整个团队的纪律，那么当主领违纪，由谁对他进行监督？尽管事实上的经验告诉我们，领队们违纪后会自觉地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一般来说惩罚比普通队员更重），但是作为队员却很难会有督促领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除非是老狗）。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反面教材中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当主领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到达集合地点时，已经到达的队员或其他领队却没有及时打电话提醒主领呢？当然这不是说主领迟到的原因是其他人没有提醒；而是要注意，这一种自觉性的缺失得引起我们对于纪律问题的重新思考。这里我的答案是，纪律必须是整个团队统一意志的一部分，是由主领或领队组提出，而且需要被全体队员的同意并接受，才能最终确定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之后的活动中，不妨把纪律问题公开地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而不是简单地提一下，要求遵守就行了），以培养所有人对于纪律的自觉，统一大家的意志。

1. **面试问题**

由于这次考察邀请了科考队外的同学参与，所以顺便拉她们进了科考队，这就涉及到面试的问题。我回想了我刚刚加入科考队时的面试，面试之后其实并不具体地知道考察究竟要做些什么工作，特别是参加活动后，只知道前期的研讨是为了能被选拔上，而对于其必要性理解不深，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盲目，整个过程只是亦步亦趋地跟随领队，而没有科考的自觉性。我之后询问了几个老队员 ，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在这次考察做了一次尝试，结合我们这次考察的主题，除了传统的题目之外，让队员思考“怎么做一次乡村考察？”，给了毛主席的《乡村调查文集》做参考。最后结合考察的课题研讨，整体效果很不错。

因此以后或许可在面试中考察让新队员思考一下怎么做一次人文/自然考察，以培养他们对于考察的自觉性。

1. **理论化问题**

一直以来，我们做好考察离不开的一点就是要参考、借鉴前人的经验，但没有明确地提出理论化的问题，于是想着之后在每次考察后总结一些各方面的问题，归纳、抽象出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以达到让协会里科考队外的人甚至是外行人一看就大概知道怎么做一次考察的效果。但也只是有这样的想法，具体情况十分复杂，我也不确定最后抽象出来的结果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各次考察的领队组总结，只能慢慢做尝试。我在前期准备中写过一篇《如何开展一次乡村考察》（见附件）算是一次尝试。

1. **踩点问题**

上面已经提到，我们在第一次踩点发现莲塘咀是出于偶然；而第二次踩点我们本来地目的是在去莲塘咀粗略地了解情况之外，再找一找巢湖市内地渔场业店或者水产养殖点，结果可以说是一无所获。这是由于我们对于当地的熟悉程度不足以帮助我们完成踩点的目标，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了“乱逛”上。所以如何才能提升踩点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在不能踩点的条件下了解考察地点的基本信息，是我们在后续的活动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人文考察来说，考察路线不一定涉及难走的地方或危险的路段，或许可以不用像开辟新的拉练地点一样去踩点。

就本次考察的经验来说，除了当地的老百姓，最了解某个地方各项事务的就莫过于地方政府了，所以就算考察不涉及时政，也可以试着向当地政府了解相关信息，征求他们对于我们考察地点的建议，只是要注意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尽量做到中立客观。

1. **关于乡村考察长期目标的设想**

我的想法是从数次的乡村考察中发现共性的东西，而又利用这种共性去指导此后的人文考察，会使得我们的整个体系更加完整和丰富，也更加具有意义。

就我自己的思考而言，这种共性应该要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入手。阶级社会的每个人在其思想上和行为上都天然地具有阶级性，每个地方尽管情况不同，但也总有可以考究的地方。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不合时宜”的说法呢？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现在大家都不喜欢谈论阶级问题，除了专门研究这类问题的场合，似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你的脖子，竟让我们在阶级矛盾客观存在的社会中无法谈论阶级——以至于我现在公开地来讨论这个问题也需要一点勇气。须注意，我们现在来谈论阶级地问题，不是要去搞斗争（至少现在不是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而是要把阶级分析作为一种工具来更好地理解乡村问题或者更进一步的人文问题或社会问题。

我们作为涉世未深的学生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常常是**分不清敌友，找不到人民**，但又知道自己是要为人民服务，所以结果往往是打着人民的旗号，做了专门利己的甚至是利于敌人的事。做过一两次乡村考察的人或许都清楚，那些真正受苦的人、真正值得关注的人几乎都不在现在的文艺作品中出现，就算出现了，对待他们也是要么同情心泛滥，要么轻蔑鄙夷，要么就是扭曲和丑化，少有真正既在主观上、也在客观上有益于人民的作品。是就算在某些主旋律电影中，也丝毫看不到底层人民的痛苦，非要用一些带有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去解读甚至瓦解曾今充满了人民性和革命性的历史事实或者无产阶级的、工农大众的文化，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作品中感受不到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它妄称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放眼望去，如今的网络媒体上哪里不是充满了超阶级的物质享受和超阶级的浪漫爱情，又有哪里有对底层人民的真正关怀（就连“光怀”这个词的使用也值得考虑，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永远战斗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哪里需要我们去“关怀”？）？诚然，作为如今文化创造主体的中产阶级自然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但他们却并非人民的主体，代表不了中国数亿仍然在默默忍受着压迫的底层劳动者。所以如过不试着从阶级出发去分析问题，而要被那一套超阶级的模糊阶级矛盾的话语体系继续蒙骗，那我们或许就永远弄清楚社会问题，也永远找不到人民。

但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动压力，因为我们并不是要从专业的角度做分析，不用一开始就要把生产资料那一套弄清楚，而是从实际的、客观的考察经验出发，逐渐积累阶级分析的材料，总结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或许也有助于我们摆脱教条主义。这个过程很长，此前也没有经验，可暂时当作三、五年以上的长远目标。具体怎么去做，现在也暂时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只是在这次的巢湖考察中做了第一步的尝试——试着制定具用通用性的基本经济情况访谈提纲，尽管最终效果似乎有点不尽人意，但也算一个不错的开始。希望后面的考察能把这份提纲逐渐完善，为了我们乡村考察的长远目标而努力。

若我们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坚持**不妄论“左”，不妄论“右”，只论“实”**的基本原则或许是有益的。这不只是为了我们不陷入“政治错误”的深渊，也有助于我们事实求是地分析问题——有时只有暂时丢掉意识形态，才能看到事物本质的客观发展规律，如此反而才更能注意到不同意识形态所放映的真实的社会现实。

1. **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统一领导，分散经营**

毛主席在《学习与时局》中讲，做工作时，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人何以有了包袱？因为人在客观上有了优势，并且于自己的主观上有意识到了这个优势的存在，于是便在先在思想上，后在行动上有了包袱。比如年老对年轻，年老的人可以因为自己年老而更有经验的优势而背上了包袱，对年轻人办事不放心，凡事都自己干了，于是临终才发现自己没了接班人；而年轻的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年轻而具有活力的优势而背上了包袱，觉得老年人迂腐保守，凡事都自己去闯，而轻蔑老者的经验，结果四处碰壁，不知所措。所以在做某一项工作之前，特别是在自己刚刚有了某种新的身份或处于某种新的工作环境之下时，要先认真审视自己，把多余的包袱给丢掉。而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在放下包袱之后，多想多做，认真地、积极的把原来背着包袱不愿做的事给做好。两点结合，就达到了“既是轻装，又会思索”的目的。（~~所以我们考察不重装是不是也有道理~~）

我之前并没这样的考虑，直到做了主领，才知道自己确实背上了一点包袱。主领的工作就是要协调各方，统筹全局，但这还不够，还要再加上细致地了解并逐渐熟悉领队组其他人地工作这一点。拿财副的工作来说，作为主领如果不知道哪些些工作必须要财副去干，哪些可以和其他领队协调，或者不知道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时候买好，就会出乱子，最后财副翻车，其实也主领也有失责。由于我在之前的九华山做过装副，又在这次巢湖的前期做过财副，同时在波哥教罗迪怎么做考察副领的时候也基本在场，所以有机会对最主要的几个领队的工作有了基本的认识，在后续作为主领分配任务和安排进度时才有一个大致的把握。所以作为主领一定要去了解副领的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一些前人的副领总结。当你细致地去研究副领的工作时，有些时候总觉得有些事你能做，副领也能做，这个时候要是有了包袱，要么就把工作全部自己包揽，要么就全都推给了副领。其实最难的就是要去把握一个度，在两极端之间找到一个主领和对应副领都觉得好的任务分配和合作方式，重点是要因人而异，凡事多跟对应副领商量解决，不要因为某种方式在一个副领身上行得通，就又背上包袱，在另一个副领那就直接套用了。多思多想，开动机器，最终才能把任务完成好。

毛主席曾针对根据地的生产和供给工作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我想这样适用于我们怎么进行任务分配的问题。其实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做的，比如在前期准备时，把每周的总目标设定好，然后把任务分配到每个人去做；在写报告的时候也要分配好每人的任务，统一写作风格，最后整合在一起。而作为主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处理好这个问题。特别是在面对复杂而繁重的任务时，要做好有效的领导工作，根据各人的职能分配任务，而不能什么都自己包办。这时就要放下表面上“能者多劳”的包袱，需知把任务分配好并交给合适的人去干本身就是一件很考验能力的事，而这件事也只能由主领来做（至少在团队组织的形式上是这样的）。怎么才能让让队员之间、领队和队员之间，按照自身职能形成一种和谐统一的合作方式——这得要在实际过程中不断摸索。

不知不觉，这份“总结”已经越来越来越冗长得不像一份总结了，自然也不能因为字数多而称作什么“大作”，这不过是鉴于自己拙劣的表达能力，想尽力把整个事情说得清楚一些的努力。我尽量全面地记录下这次时间跨度近半年的活动流程中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想法，以求让关心这次考察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一点收获，尤其是想要让后来的人了解到做科考队的主领需要做些什么。

有时我会想自己在这次活动中是否真的尽力了，是否真的做出了一点实际的成绩，尽管现在已经知道这次活动确实在学校的“三下乡”评比中获得了不错的名次，但这对我来说或许称不上一个“证明”。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们最后一天整理资料时，当我为一件事提出了某一个轻浮的评价时，队员们向我发出告诫：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想这就足以做一个证明了……

**附件**

# 如何开展一次乡村调查

**——张晗**

## 引言

科考队的同学们出于对社会现象和乡村问题的关心，积极参与到数次乡村调查中去，做出了不少成绩。

可学生调查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方面，由于本校的理工科特质，学生普遍缺乏基本的社会科学知识，在调查时往往难以总结和归纳关于人文社会的科学结论。所以我们都算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笨人”，但笨人自有笨人的做法。跳出舒适圈，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花点“笨功夫”，积极调研，认真讨论，也总是能有点成绩的。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另一方面，在现在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们要完成高考之“厮杀”，大都需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法宝”。刚刚从中解脱，很难说具有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和深厚的群众情感。在实际考察时，要么不关心群众生活，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得到结论；要么带着脱离实际的预设结论去考察，硬要为结论找问题；更有同情心泛滥者，自以为是地推测民众情感，自以为了不起，做了拯救民众的“耶稣”。依我看，需要被拯救的恰是我们自己。须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我们要努力克服我们作为学生参与社会调查的局限性，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学习，这是做好调查研究的最基本态度。

## 明确调查目标

以科考队的乡村调查经验而言，一个明确的、可行的而又具有连贯性的调查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明确，是说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前就要抓住考察的重点，确定一两个最主要、最重要的主题，切不可大规模“撒网”，宁缺而毋滥。

所谓可行，是说这一考察目标及其所涉及到的考察方法、地点、设备等需要符合学校的安全要求和考察人员能力范围等客观条件。

所谓连贯，是说本次考察既要继承往次考察的经验，对以往课题有所深入或有所创新，也要为将来的考察做长远的考虑和安排，以便进一步深入或完善本次考察课题。这种连贯性的主题最好要能响应国家的号召和人民的需要，如计划开展的“乡村振兴”系列考察。

## 制定调查计划

根据调查目标来制定合适的调查计划，以保证考察任务的顺利完成。按照以往的模式，在计划的制定一般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前期调研和准备阶段。时间一般为实地调查前的一个月，每周开展研讨会。在这期间需要制定调研计划以逐步完善课题内容；制定训练计划以提升队员体能；制定财务、装备等计划以保障实地调研正常进行。

第二阶段是实地考察阶段。需要提前对实地走访时行程、食宿、交通等做好规划。对于离学校较近的地点，如巢湖等，可以进行实地踩点后再做计划；但对于较远的地区，只能参考以往经验，通过网络调研或联系当地有关人员进行规划，并做好适时调整的准备。

第三阶段为后期总结和宣传阶段。时间一般为实地调查后的一周。需要对调研结果和考察经验进行有计划性的汇总和宣传，以总结考察的效果并扩大影响。

## 开展实地调查

开展实地调查是整个考察活动的核心，顺利完成实地调查的关键是要组织一支有纪律、有能力、有精神的科考团队。

首先要以主领为核心，构建一个负责统筹安排整个活动的领队组。领队组成员需要学习和总结以往队伍经验，互相配合、各司其责，带领团队完成各项事物的安排。

然后要通过前期训练研讨的表现，选拔积极、热情、有能力的同学进入团队，并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指导和培训。

最后，全体成员要在领队组的带领下，集思广益、团结协作，按照计划开展实地调研工作，努力克服计划实施中的困难，共同完成科考目标。

## 结语

斯大林讲：“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但我2020年初次接触科考活动时，光知道参加研讨是科考活动的选拔机制，而未意识到其必要性。就算在前期研讨中逐渐明白这是某种合适的准备，也未能形成理论上的理解，只知道跟着做就行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后来询问了一些熟悉的科考队队员，以及一些没有之前没参加过科考活动的协会会员，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的感觉。所以便有了做一些理论化工作的想法，于是借本次“巢湖考察”的机会，结合前人宝贵的经验，先将自己对乡村考察的看法记录为此篇。

之后在面试过程中，或可让新队员尝试类似的总结，使他们对于科考流程有个大致的认识，参与活动时也可以少一点疑惑。进一步地，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科考队或可对科考活动的开展有一个理论化、系统化的总结，以此作为今后活动的指南。